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2020年6月15日至7月3日

议程项目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

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1/1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将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并请任务负责人向理事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交关于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

与往年一样，特别报告员没有获准进入厄立特里亚进行国内访问。厄立特里亚政府仍然反对根据任务规定进行合作。特别报告员继续通过对第三国进行实地访问和与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展开接触来监测该国的人权状况。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没有发现该国人权状况有实质性改善的证据。虽然厄立特里亚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增加了与区域和国际行为体的接触，但这种接触尚未转化为切实的人权改革。大批厄立特里亚人继续逃离该国就是一个足以说明情况的迹象。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介绍该国人权状况的最新情况，重点说明令人关切的具体领域，并向厄立特里亚政府提出实现可持续人权进展的建议。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目录

| | 页次 |
|---|----|
| 一. 导言 | 3 |
| 二. 活动 | 3 |
| 三. 区域动态 | 4 |
| 四. 与特别报告员的合作和与国际人权机构的接触..... | 5 |
| 五. 改善人权状况进展的基准 | 5 |
| A. 基准 1: 在促进法治和加强国家司法和执法机构方面有所改进..... | 5 |
| B. 基准 2: 对国民役/兵役制度实行改革的明确承诺 | 7 |
| C. 基准 3: 加大努力保障宗教、结社、表达和新闻自由, 并加大努力结束宗教和种族歧视..... | 9 |
| D. 基准 4: 明确承诺解决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 并促进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 | 12 |
| E. 基准 5: 加强与国际和区域机构的合作 | 14 |
| 六. 厄立特里亚移民和难民的状况..... | 14 |
| A. 流徙中的移民和难民 | 14 |
| B. 适用于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的庇护政策 | 16 |
| 七. 结论和建议 | 18 |

一. 引言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1/1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将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达妮埃拉·克拉韦茨的任期延长一年，并请任务负责人向理事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交关于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本报告涵盖 2019 年 5 月 7 日至 2020 年 5 月 4 日期间。
2. 自延长任期以来，特别报告员继续努力以独立、公正和建设性的方式执行任务。在本报告中，她概述她的主要活动，指出相关的区域事态发展，并介绍厄立特里亚政府与国际人权和条约机构的合作程度。她还介绍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的最新情况，重点说明她在上次报告(A/HRC/41/53)中提出的五个基准和相关指标。她最后提出与这些基准有关的建议，旨在实现人权方面有意义的持久进展。
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无法访问厄立特里亚。因此，她继续远程监测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为此对第三国进行实地访问，并接触广泛的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实体的代表、各国外交使团、政府机构和部委员会、民间社会组织、研究人员、学者、当地社区领袖、不同宗教团体的代表、散居国外的厄立特里亚人和普通公民。她参考她的访问结果以及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进行的访谈和会议中获得的信息写成本报告。

二. 活动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进行了五次访问。2019 年 11 月，应欧洲议会议员邀请，她在布鲁塞尔参加了一场研讨会，重点讨论改善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的前景，特别是改善记者状况的前景。2020 年 1 月，她前往纽约参加与外交使团成员、联合国各实体和民间社会代表的会议。2020 年 2 月，她参加了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关于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的互动对话。她还在日内瓦与各国际机构的代表、外交使团成员、散居国外的厄立特里亚人和民间社会组织举行了双边会议。3 月初，特别报告员前往挪威会见各利益攸关方，讨论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以及影响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保护问题。在访问期间，她会见了挪威外交部、挪威司法和公安部和挪威议会的官员，以及民间社会组织成员和散居国外的厄立特里亚人。同样在 3 月，应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欧洲区域办事处的邀请，特别报告员参加了在布鲁塞尔联合国之家举行的关于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的公开情况通报会。在访问期间，她还会见了欧洲联盟委员会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局的代表、欧洲联盟对外行动署的官员、欧洲联盟人权问题特别代表及其团队以及各种民间社会组织。
5. 特别报告员赞赏比利时、挪威、瑞士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她访问期间提供的合作。她还感谢人权高专办为她在布鲁塞尔、日内瓦和纽约的活动提供的支持。
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几次尝试访问更广泛的东非区域。2019 年 9 月 16 日，她向埃塞俄比亚政府发出催复函，提到埃塞俄比亚政府没有回应她 2019 年 1 月 24 日提出的国别访问请求。迄今为止，埃塞俄比亚政府尚未回复这两封

函件。特别报告员 2019 年 9 月 16 日关于前往苏丹以及 2019 年 11 月 15 日关于前往肯尼亚和乌干达进行国别访问的请求也没有得到答复。埃及常驻代表团口头通报埃及拒绝批准特别报告员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发出的国别访问请求。

三. 区域动态

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厄立特里亚加强了与区域和国际行为体的接触与合作。

8. 2019 年 10 月 18 日，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启动了促进非洲之角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的倡议，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年度会议上正式确定了该倡议。五国商定了在非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欧洲联盟的支持下开发的优先项目和方案。

9. 2020 年 1 月初，厄立特里亚参与成立了一个新的区域理事会，该理事会在利雅得启动，由红海和亚丁湾沿岸的八个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组成。¹ 此举旨在加强在海上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与协调。

10. 2020 年 1 月 27 日，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阿斯马拉举行会议，讨论三方合作的进展情况以及非洲之角地区的事态发展。他们通过了 2020 年联合行动计划，以巩固和平、稳定与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11. 虽然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在亚的斯亚贝巴和阿斯马拉举行了多轮双边会谈，但实现关系完全正常化的进展缓慢。在撰写本报告时，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尚未通过双边框架，将 2018 年 7 月的和平协定制度化。自 2019 年 4 月以来，厄立特里亚一侧所有过境点仍处于关闭状态，等待两国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两国仍然互通航班，人们继续想方设法非正式地穿越陆地边界。然而，边境的关闭减少了从埃塞俄比亚流入厄立特里亚的货物。与厄立特里亚接壤的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当局与阿斯马拉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突显了在实地落实和平协定的实际复杂性，并对推进解决两国长期边界争端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2020 年 1 月，有报告称厄立特里亚与提格雷州的边界沿线加强了边境安全。

12. 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因 2008 年边界争端而出现的紧张局势仍未解决。厄立特里亚尚未公布自 2008 年 6 月两国冲突以来下落不明的吉布提战俘的信息。秘书长在 2019 年 8 月的最新报告中报告说，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仍然不同(S/2019/627)。

13. 厄立特里亚尚未恢复参加政府间发展组织这一非洲之角的主要区域机构。2019 年 11 月，埃塞俄比亚将轮值主席席位让给苏丹。

¹ 其他成员国是吉布提、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和也门。

四. 与特别报告员的合作和与国际人权机构的接触

1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厄立特里亚与国际人权机构和机制的合作和接触记录喜忧参半。

15. 厄立特里亚当局坚持反对特别报告员的授权任务。自 2019 年 3 月以来，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会见厄立特里亚官员的各种请求一直未获答复。

16. 厄立特里亚与人权高专办的接触没有进展。2019 年 3 月，人权高专办提出协助政府执行厄立特里亚于 2019 年 1 月接受的普遍定期审议建议。在 2019 年 11 月 6 日的一封信中，人权高专办还提出在政府确定的三个优先领域提供技术援助，即加强司法机构、改善残疾人的人权以及改善享有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的权利。在撰写本报告时，厄立特里亚当局尚未作出回应。

17. 厄立特里亚与其他人权机制进行了接触。2020 年 2 月，厄立特里亚参加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委员会在会上审议了该国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第六次定期报告 (CEDAW/C/ERI/6)，并通过了有关结论性意见 (CEDAW/C/ERI/CO/6)。同样在 2 月，厄立特里亚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三届会议。

18. 特别报告员鼓励厄立特里亚政府加强与人权高专办、联合国人权机制和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合作。她注意到，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请求进行国别访问，目前正在等待答复。

19. 特别报告员还鼓励该国政府加强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的合作，并邀请该委员会的非洲妇女权利特别报告员进行国别访问。加强与国际和区域人权机构和机制的合作和接触，将是厄立特里亚致力于改善人权状况的具体迹象。

五. 改善人权状况进展的基准

2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继续监测其上一次报告(A/HRC/41/53, 第 78-82 段)中提出的关于人权进展的五个基准和相关指标。这些基准是解决特别报告员确定的人权问题所需达到的最低人权标准，旨在协助政府制定其人权议程。如本节所述，特别报告员没有看到该国人权状况有明显改善的证据。她仍然对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侵犯厄立特里亚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行为深表关切。

21. 2020 年 1 月 14 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厄立特里亚当局，请其就基准方面取得的进展提供资料，但没有收到答复。她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她试图与厄立特里亚当局进行建设性对话，但他们没有就本报告提出的问题采取任何行动。

A. 基准 1：在促进法治和加强国家司法和执法机构方面有所改进

22. 特别报告员欢迎厄立特里亚政府为改革其司法系统和警察部队所作的初步努力。她注意到政府努力通过将法院的活动数字化来提高法院系统的效率

(A/HRC/41/14, 第 20 段)。她还欢迎政府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于 2019 年 7 月正式确定的伙伴关系框架,其目的是开展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改革、加强司法和监狱改革以及打击跨国犯罪。

23. 特别报告员强调通过宪法和重新召开国民议会对厄立特里亚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推进法治和建立该国人权议程的关键步骤。特别报告员敦促厄立特里亚当局作为优先事项,以透明和参与性的方式加快起草该国宪法。她再次呼吁在通过新宪法之前暂时实施 1997 年宪法,恢复国民议会,并确保将人权纳入国内法律制度的主流(A/HRC/41/53, 第 34-35 段)。

24. 特别报告员仍然关切利用无限期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的做法打压异见、惩罚被视为反对派的人并限制公民自由的行为。这些做法严重有损法治方面的进展。数十人继续在厄立特里亚监狱系统中失踪。所有在押人员的基本正当程序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因为许多人不被允许会见律师、获得司法复审、家人探视或医治。如本报告所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收到无数关于任意逮捕的报告,逮捕对象除其他外包括各种宗教团体成员、涉嫌反对政府的人和边缘化族裔社区的成员。在 11 月下旬的一次事件中,据报安全部队在门德费拉和邻近地区逮捕了至少 20 名穆斯林男子。被捕的人包括当地商人、宗教教师和社区领袖。其中许多人仍然下落不明,逮捕的原因也不清楚。

25. 特别报告员欢迎 Almaz Habtemariam 于 2019 年 8 月获释,但仍对她的丈夫、前财政部长 Berhane Abrehe Kidane 的命运表示关切。自 2018 年 9 月出版了一本批评政府的书之后,他一直被单独羁押在一个秘密地点。2018 年 10 月,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发布了关于 Abrehe 先生拘留案的临时措施,厄立特里亚当局没有遵守这一措施。²

26. 特别报告员对无限期拘留 Ciham Ali Abdu 表示痛惜。Ciham Ali Abdu 是厄立特里亚和美国两国国民,是一名前信息部长的女儿,从 15 岁就一直被单独羁押。2012 年 12 月,在她的父亲向第三国请求庇护后不久,她在试图越境进入苏丹时被捕,此后就再也没有音信。

27. 特别报告员回顾,今年 9 月将是被称为“G11”的一群前厄立特里亚政客和至少 16 名记者自 2001 年 9 月以来被单独羁押的第 19 个年头,这些记者中包括瑞典和厄立特里亚两国国民 Dawit Isaak。当局没有提供关于他们命运和下落的信息,也没有遵守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关于这些案件的决定。³

28. 要加强国家司法系统以尊重人权,就需要改革厄立特里亚的监狱系统和培训警察部队。由于不人道的监狱条件,厄立特里亚监狱中的囚犯继续死亡。亲属往往没有得到关于死亡情况的解释或信息,也没有对此类死亡进行调查。在某些情

² 这些措施是就 *Abrehe Kidane* 诉厄立特里亚案发布的,第 704/18 号来文。

³ *Zegveld* 和 *Ephrem* 诉厄立特里亚,第 250/02 号来文,2003 年 11 月决定;第 19 条诉厄立特里亚,第 275/2003 号来文,2007 年决定;*Isaak* 诉厄立特里亚,第 428/12 号来文,2016 年 2 月决定。

况下，警方在逮捕过程中过度使用武力。例如，在 2020 年 2 月初发生的一起事件中，据报武装警察在门德费拉街头开枪打死了 27 岁的 Shewit Yakob Gebretensae，当时他正试图逃脱逮捕。据报，他为了养家糊口，擅自脱离了国民役。

29. 特别报告员再次呼吁厄立特里亚政府停止任意逮捕和长期拘留的做法，释放所有未经起诉而被拘留的人或将其送上法庭，并履行其关于被拘留者待遇的国际义务。她还重申她先前就被拘押者的基本正当程序措施向政府提出的建议(A/HRC/41/53，第 23 段)。

30. 2020 年 4 月初，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特别报告员敦促当局释放那些没有法律依据而被拘押的人和低风险罪犯，因为这种疾病有可能在该国过度拥挤的监狱系统内传播。然而，在撰写本文时，当局尚未实施这一措施。

31. 特别报告员鼓励政府继续与其国际伙伴合作，落实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周期中接受的关于国家司法和执法改革的建议。⁴ 她还鼓励政府遵照《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制，如国家人权机构，就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接受的建议提交报告和采取后续行动，并促进和保护人权。

B. 基准 2：对国民役/兵役制度实行改革的明确承诺

32. 厄立特里亚继续实行无限期国民役/兵役制度。去年，在萨瓦军营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厄立特里亚当局提到即将对国民役/兵役期限进行改革。厄立特里亚当局还宣布了一项新的薪酬方案，并宣布提高公务员和新应征士兵的工资。然而，特别报告员没有发现情况与前几年(A/HRC/41/53，第 28 至 29 段)相比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她还发现，没有迹象表明已服役超过 18 个月者的国民役/兵役期限有所缩短，也没有迹象表明在免服兵役方面有任何变化。

33. 2020 年 4 月，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国际社会向厄立特里亚当局发出各种呼吁，要求遣散萨瓦军营的学生，允许他们回家，以避免疾病扩散。然而，当局对这些呼吁置之不理。

34. 与前几年一样，国民役仍然是促使厄立特里亚人移民他国的主要因素之一。据各种消息来源称，2019 年下半年，在跨境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人中，国民役/兵役应征士兵约占 30%至 40%。⁵ 虽然逃兵多为青年男子，但年长的新兵也会逃避国民役义务。⁶ 此外，仍有未成年人为躲避征兵离开该国。⁷ 该国的顶尖运动员也被迫服国民役，多年来，许多运动员为逃避无限期兵役而寻求国外庇护。据报，2019 年 10 月，4 名厄立特里亚足球运动员在东非和中非足球协会理事会

⁴ 见 A/HRC/41/14，第 131.151、131.163-131.164 和 131.170-131.175 段所载建议。

⁵ 这是保守估计。一些消息来源显示，这一比例更高。

⁶ 2019 年下半年，逃避国民役义务的年长新兵人数据报增加。2020 年初，一些消息来源报告称，年近 60 岁和 60 岁出头的男性家庭成员近期被召回服国民役。

⁷ 见下文第 69 段。一些受访者向蛇头支付了费用，让他们把家里的孩子带出国，以躲避强制征兵。

举办的 20 岁以下挑战杯赛期间在乌干达寻求庇护；12 月，又有 7 名运动员在理事会举办的高级挑战杯赛期间在乌干达寻求庇护。

3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厄立特里亚当局为国民役/兵役制作出辩解，声称只有先为应征士兵创造就业机会，才能开始复员。当局还提到与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的紧张局势，以此作为维持国民役/兵役制度的一项理由。然而，有一些改善应征士兵境况的措施是当局可以立即实施的。

36. 首先，厄立特里亚当局应停止强行围捕年轻人入伍的做法。据报告，当局对年轻人进行围捕，以确保他们到萨瓦军营报到，接受国民役/兵役训练。2019 年 7 月至 8 月，在阿斯马拉及其周边地区以及克伦以南的西部高地，围捕年轻人的做法据报增加。2020 年 1 月和 2 月，据报在阿斯马拉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了类似的围捕。这种强行招募年轻人的方法正促使他们移民他国。

37. 第二，厄立特里亚当局应将高中教育同征兵分开，停止利用教育系统招募新兵的做法。根据《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第十一条，每个儿童都有权接受促进其个性发展和维护非洲价值观的教育；受教育权也受到《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十七条的保护。⁸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在其 2018 年关于厄立特里亚的意见中认定，政府强制要求所有中学生参加萨瓦军营的政策妨碍了受教育权的实现，建议修订该项政策。⁹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在 2017 年提出了类似的建议。¹⁰ 特别报告员赞成这些建议，敦促政府允许学生自行选择教育机构，包括高中最后一年的教育机构。她还鼓励政府寻求技术援助，提高国民役/兵役制度以外的教师能力。

38. 第三，厄立特里亚当局应建立独立机制，监测、调查和防止虐待应征士兵的行为。这一机制应具体调查有关应征士兵遭受不良待遇、肉体虐待和辱骂及严厉惩罚的报告，以及有关军官对应征女兵进行性骚扰、性虐待、强迫家庭奴役的报告(A/HRC/41/53, 第 28 至 29 段)。厄立特里亚当局至少应该调查这些报告，惩治责任人，遏制进一步的虐待行为。

39. 第四，政府应采取必要步骤，防止国民役/兵役制度下出现强迫劳动或剥削劳动、特别是童工现象。¹¹ 特别报告员欢迎厄立特里亚政府于 2019 年 6 月 3 日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

⁸ 另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受教育的权利的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1999 年)，第 57 段，其中委员会把在不受国家干涉的前提下自由选择教育机构列为一项最低限度核心义务。

⁹ “对厄立特里亚关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执行情况的初次及合并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和建议”(2018 年)，第 103 段和第 20 页。

¹⁰ 对厄立特里亚关于《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执行状况的报告的结论性建议(2017 年 1 月)，第 17 和 22 段。可查阅 https://acerwc.africa/wp-content/uploads/2018/14/Concluding_%20Observations_%20Eritrea.pdf。

¹¹ 见实施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2019 年通过的关于《1957 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 105 号)的意见；2019 年通过的关于《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的意见。可查阅 www.ilo.org/dyn/normlex/en/f?p=1000:13201:::NO:13201:P13201_COUNTRY_ID:103282。

她鼓励政府寻求技术援助，以便制定综合行动计划，防止和打击国民役/兵役制度下的童工和经济剥削现象。

40. 特别报告员指出，厄立特里亚现已批准劳工组织所有八项基本公约，这标志在工作的基本权利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她敦促政府制定就业和培训方案，保障最低限度的良好工作条件，以此替代国民役/兵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¹² 她还鼓励政府寻求劳工组织等国际伙伴的技术援助，以便就劳动力市场改革、创收活动和技能发展开展培训，特别是针对年轻人开展培训。

41. 最后，特别报告员强调，寻求在厄立特里亚实施项目的国际组织和工商企业必须主动识别、预防、减轻和说明其项目对人权造成的实际和潜在不利影响。¹³ 特别是，它们必须建立机制，进行充分监督，确保受雇此类项目的人员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劳动力自愿参与，工人获得足够的经济补偿。正如加拿大最高法院在 2020 年 2 月对 *Nevsun* 资源有限公司案的裁决中所述，在厄立特里亚开展业务的国际实体和公司有责任尊重人权，对其业务中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可追究责任。¹⁴

C. 基准 3：加大努力保障宗教、结社、表达和新闻自由，并加大努力结束宗教和种族歧视

42. 特别报告员重申，她对厄立特里亚当局严格限制公民自由感到关切。在本节中，她着重探讨三个具体关切领域：(a) 对宗教团体和教会组织的限制；(b) 对结社、表达和新闻自由的限制；(c) 阿法尔社区遭到边缘化。

1. 对宗教团体和教会组织的限制

43. 自 2019 年 5 月以来，厄立特里亚当局对不被承认的基督教会进行打压。在各类教会的被捕成员中，妇女和儿童的比例尤其高。¹⁵ 例如，在 5 月，据报大约有 140 名基督教徒在阿斯马拉的一次私人祈祷会上被捕，其中约有 100 名妇女和 30 名儿童。虽然一些被捕者已经获释，但许多人仍然在押。¹⁶ 2019 年 6 月 23 日，据报安全部队在克伦逮捕了约 70 名使徒信心基督教会成员，其中约有 35 名妇女和 10 名儿童。同样在 6 月，阿斯马拉各地据报有 30 多名五旬节派基督教徒在祈

¹² 尊重工作权意味着保证体面工作、良好工作条件和公平报酬。见《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十五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甲)款第(1)项。

¹³ 相关概况见企业与人权工作组，“工作组提交大会的 2018 年报告(A/73/163)的配套说明一”(2018 年 10 月 16 日)。可查阅 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Business/Session18/CompanionNote1DiligenceReport.pdf。

¹⁴ 2014 年 11 月，3 名厄立特里亚人对加拿大矿业公司 *Nevsun* 资源有限公司提起诉讼，声称他们在服国民役期间在厄立特里亚的比沙矿场被迫劳动、遭受虐待，该矿场部分归 *Nevsun* 所有。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原告的索赔可以进入诉讼程序。加拿大最高法院，*Nevsun* 资源有限公司诉 *Araya* 案，判决书，2020 年 2 月 28 日，第 129 和 132 段。可查阅 <https://decisions.scc-csc.ca/scc-csc/scc-csc/en/item/18169/index.do>。

¹⁵ 能够参加祈祷会的往往是妇女和儿童，因为许多男子或是已经离开该国，或是正在服国民役/兵役。

¹⁶ 据报，一些情况下，不被承认的基督教团体的成员被迫在获释前签署放弃信仰的文件。

祷会上被捕。2019年8月18日，据报安全官员在阿斯马拉郊区的一次祈祷会上逮捕了约80名基督教徒，当月早些时候据报另有6名来自克伦的基督教徒被捕。根据各种消息来源，至少有200名基督教会成员仍被关押在全国各地的不同监狱和警察局，其中一些人被关押在军事设施中。据报，包括15名妇女在内的约40名基督教徒被关押在Dahlak Kebir岛监狱。特别报告员收到报告称，拘留场所卫生条件恶劣、拥挤不堪，一些囚犯受到虐待，被迫从事劳动。2019年上半年，一名基督教男子死于Mai Serwa监狱，一名基督教男子死于Dahlak Kebir监狱，二人均留下年幼子女。

44. 如上文所述，2019年11月，安全部队在门德费拉及其周边地区逮捕穆斯林男子。被捕者中包括宗教教师和当地清真寺的信徒。

45. 现年92岁的厄立特里亚东正教前最高级主教阿布·安东尼奥斯自2007年1月以来一直处于软禁之中。2019年6月中旬，安全部队逮捕了Debre Bizen修道院5名曾表态支持前最高级主教的东正教牧师，其中3人已年过70。在2019年7月17日的一份声明中，一批厄立特里亚东正教主教剥夺了前最高级主教的所有正式权力。

46. 目前，52名耶和華见证会成员因出于良心拒服兵役仍被关押在Mai Serwa监狱(A/HRC/41/53, 第40段)。¹⁷ 其中三人——Paulos Eyasu、Isaac Mogos和Negede Teklemariam——在未经指控的情况下已被关押超过25年。其家人已经向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提出申诉，此申诉正在审理中。¹⁸ 出于良心拒服兵役所依据的是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为国际法所承认(A/HRC/35/4, 第5段)。正如人权事务委员会所指出，监禁耶和華见证会成员作为对拒服兵役的惩罚，构成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所述的任意拘留(同上, 第6段)。《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八条使用与《公约》等其他国际人权文书类似的措辞，规定应保障良心自由。特别报告员再次呼吁厄立特里亚政府释放狱中的耶和華见证会成员，在法律和实践中承认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并允许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以民役替代。¹⁹

47. 当局对天主教会的活动施加限制，这对民众的健康权和受教育权造成不利影响。2019年6月，厄立特里亚当局查封了天主教会所属的21家保健设施。²⁰ 当局为这一措施辩解，声称他们是在执行1995年的一项条例²¹，该条例禁止宗教

¹⁷ 2011年至2018年期间，又有4名耶和華见证会成员在狱中死亡。

¹⁸ 三名耶和華见证会成员诉厄立特里亚，第716/19号来文。

¹⁹ 人权事务委员会承认，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源自《公约》第十八条。委员会指出，替代役应与出于良心拒服兵役所依据的信仰不相抵触。见CCPR/CO/79/RUS, 第17段；关于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利的第22号一般性评论(1993年)。另见人权高专办，《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2.XIV.3)。

²⁰ 被查封的设施包括3家社区医院、3家卫生保健中心和15个卫生站。当局此前在2017年查封了8家天主教会保健设施。

²¹ 1995年7月15日第73/1995号通告。

机构从事发展活动。不过，就在当局决定执行这项条例之前的几周，厄立特里亚天主教会的主教们曾发出一封牧师信，呼吁当局通过一项全面的真相与和解计划、促进对话、实施改革，防止大批民众继续离开该国。大多数保健设施位于宗教建筑内，一些情况下，安全部队强行驱逐教堂工作人员，并命令患者撤离设施。许多设施向偏远的农村社区提供服务，包括旨在降低母婴营养不良率和死亡率的基本服务。2019年9月，当局查封了天主教会开办的3所中学。²² 后来，一些天主教保健设施和学校在政府的控制下重新开放，由培训不足的国民役人员运作，能力更为有限。

48. 2020年2月22日，埃塞俄比亚天主教枢机主教贝汉内耶苏斯·德梅洛及其代表团被阻止前往参加位于阿斯马拉的玛丽·基达内·梅雷特大教堂的周年纪念活动。尽管持有适当的入境签证，代表团仍在阿斯马拉机场被扣留了一夜，次日被迫返回埃塞俄比亚。

49. 其他教会组织也受到限制。例如，2020年1月，非政府发展组织芬兰教会援助组织终止了在厄立特里亚的活动。该组织此前正在支持一项师资能力建设方案。由于缺少当局的必要支持且实施缓慢，该方案现已搁置。

50. 特别报告员敦促厄立特里亚政府根据其国际义务²³ 采取必要措施，改进对宗教和信仰团体的保护，并确保这些团体得到保护，为此结束对宗教活动的干涉，释放所有因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而被拘留的囚犯。特别报告员还呼吁政府放宽对慈善机构和教会组织在该国的运作限制，允许它们恢复发展活动。特别报告员还敦促政府为尚未获得承认的宗教团体提供可行方案，确保这些团体能够不受歧视地进行登记、开展信仰活动。

2. 对结社、表达和新闻自由的限制

51. 独立人权维护者、政治反对派成员和独立记者的工作环境没有改善。独立民间社会在厄立特里亚没有立足空间。

52. 自2019年5月以来，厄立特里亚当局收紧了对集会权利的限制。上文所述的在祈祷会期间大肆逮捕不被承认的基督教会成员便是例证。这些人之所以被捕，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还因为他们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进行集会。因未经政府批准集会而被捕的人通常面临长期拘留。例如，2018年3月在阿斯马拉 Al-Diaa 伊斯兰学校前主席 Haji Musa Mohamednur 的葬礼上被捕的许多穆斯林仍被关押在监狱中。一些人在拘留期间死亡。²⁴ 2019年6月中旬，该葬礼上被捕的30多岁穆斯林男子 Said Mohammed 在据报遭受酷刑且无法获得适当医治后在狱中身亡。

²² 这三所学校分别位于马萨瓦、克伦和门德费拉附近。当局还表示打算查封几所由其他宗教团体开办的学校。

²³ 见《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八条和第十一条。

²⁴ 例如，2019年1月，该社区一名年逾70的长老 Haji Ibrahim Younis 在狱中死亡。

53. 特别报告员敦促政府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在实践中充分尊重表达、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充分尊重新闻和媒体自由。她还敦促政府为独立记者和人权维护者营造安全、有利的环境。

3. 阿法尔社区遭到边缘化

54. 在 Dankalia 地区，阿法尔社区的生存和生计仍然受到威胁。特别报告员收到了有关阿法尔社区成员遭到骚扰、任意逮捕和失踪的报告。在 2019 年 11 月的一起事件中，据报一名来自 Marsa Fatuma 的海军指挥官命令马萨瓦以南的 Baka、Hawakil、Aluli 及其周边地区的岛屿社区的阿法尔族老人收拾个人财物搬离该地区，原因是海军需要在此进行训练演习。在老人们拒绝听令后，海军指挥官的手下据报毁坏了数艘渔船，并逮捕了 5 名当地阿法尔族渔民，这些渔民自此失踪。2020 年 3 月中旬左右，海军部队据报逮捕了至少 5 名在马萨瓦港卖鱼的阿法尔族渔民，扣押了他们 3 艘船。这些渔民自此失踪。另外，在 2018 年 2 月和 2019 年 2 月的两起事件中失踪的 20 多名阿法尔族渔民仍然下落不明(A/HRC/41/53，第 51 段)。这些一再发生的骚扰行为给沿海阿法尔社区带来恐惧，促使许多人逃离。

55.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信息称，自 2017 年在 Colluli 开始开采钾矿以来，军方已逐步将各阿法尔牧民社区从该地区清除。这些报告称，Colluli 周围几个地点的阿法尔村民逐渐失去了生存手段、牧场和牲畜。据报，一些社区已全体流离失所。许多流离失所者越过边界进入了埃塞俄比亚。特别报告员正在跟进这些指控。

56. 特别报告员敦促厄立特里亚政府对阿法尔社区成员遭任意逮捕和强迫失踪的案件采取适当后续行动，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她还呼吁政府促进阿法尔社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为此采取公平发展和社会包容政策，保证将他们纳入经济发展和减贫战略。

D. 基准 4：明确承诺解决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并促进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

57.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厄立特里亚政府为解决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问题所作的努力。她还注意到该国成立了一个国家指导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国家行动计划，以协调国家在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有害习俗、消除童婚、解决其他形式性别暴力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她还注意到政府承诺促进妇女参与到厄立特里亚社会的各个部门。

58. 为了改善妇女和女童状况，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性别平等有关的具体目标(见目标 4、5 和 16)方面取得进展，²⁵ 有必要采取几项措施。

59. 首先，厄立特里亚当局必须遵照该国的国际义务，²⁶ 通过宪法²⁷ 和立法框架，保障妇女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特别报告员鼓励政府

²⁵ 另见 2009 年通过的《非洲联盟性别平等政策》。

²⁶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特别是第二条和第三条；《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十八条第(3)款。

²⁷ 见上文第 23 段。

扩大和加强妇女权利，为此批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马普托议定书》)并将议定书条款落实到国内法，使国内法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保持一致并加入该公约的《任择议定书》。

60. 当局还必须开展人口和健康普查，以便获得有关厄立特里亚社会妇女状况的最新分类数据和基线信息。上一次人口普查是在 2010 年进行的。通过准确、健全的人口普查，厄立特里亚当局将能够收集到相关信息，为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编制方案和制定政策。

61. 特别报告员敦促厄立特里亚当局停止任意逮捕和强迫失踪的做法。据报有妇女和女童因政治观点或信仰而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保障的情况下遭任意逮捕，还有人在被捕后失踪，对此她再次表示关切。她呼吁政府释放女政治犯和因信仰活动而遭监禁的妇女。

62. 此外，特别报告员敦促当局改善被拘留妇女的状况，加强各级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专业精神和对性别问题的敏感性。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报告称，被拘留妇女被关押在过度拥挤、卫生条件恶劣的牢房中，易遭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等各种形式的虐待，且时常得不到必要的医治。她对没有独立机构监测女性被拘留者的拘留条件以及缺少对妇女的免费法律援助表示关切。她重申先前提出的关于改善妇女诉诸司法的情况的建议(A/HRC/41/53，第 47 段)。

63. 无限期国民役/兵役方案仍是实现性别平等的重大障碍，严重影响到妇女和女童参与和决定自我人生计划的能力。²⁸ 这是女童入学率低、女童辍学、早婚/童婚、家庭分离和学龄女童移民他国的一个根本原因。在国民役/兵役服役期间，妇女和女童容易遭受军官和其他应征士兵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往往不受惩罚。特别报告员重申她关于改革国民役/兵役制度的建议(见上文基准 2)。

64. 特别报告员仍然感到关切的是，大量厄立特里亚妇女和女童面临人口贩运和性剥削的风险，特别是面临在该国境内外运作的以厄立特里亚人为首的网络所带来的这种风险。虽然政府通过警察培训和区域合作加强了打击人口贩运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尚未转化为数量更多的国内起诉。特别报告员鼓励政府颁布适当的立法和全面的政策，遏制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女童行为，促进国内问责，保护受害者的权利。

65. 最后，为了实现性别平等、保障妇女权利，当局必须推动建立有利、稳定的政治环境，让妇女参与到厄立特里亚社会的各个方面。妇女不被允许独立组织起来争取自身利益。厄立特里亚全国妇女联盟是唯一得到认可的妇女组织，只有与执政的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站在一边的妇女才获任政府职务。此外，尚无有关妇女获得土地、参与私营部门以及获得金融信贷和贷款等领域整体情况的公开国家数据，无法充分监测和落实这些权利。从长远来看，增强妇女经济权能、提高妇女的政治代表权将有助于加强对妇女权利的保护。

²⁸ 见 CEDAW/C/ERI/CO/6，第 10 段。

E. 基准 5：加强与国际和区域机构的合作

66. 对国际人道主义组织、联合国实体和国际捐助者来说，厄立特里亚的业务环境仍然充满挑战。国际工作人员签证受限、国内行动受限、无法随时接触地方社区和项目受益人，这些继续妨碍国际机构充分监测项目和执行任务的能力(A/HRC/41/53，第 62 段)。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当局施加限制，一些机构不得不缩减活动和工作人员。

67. 厄立特里亚已开始与某些联合国实体和国际捐助者合作，落实其发展议程中的特定内容，包括各领域能力建设和培训、法治改革和基础设施发展。然而，该国与人权高专办等其他机构的互动协作已经止步(见上文第 16 段)。此外，厄立特里亚尚未向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以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及其专门机构成员发出国别访问的长期邀请。

68. 特别报告员指出，各国际组织和国际捐助者随时准备在可持续发展、经济改革、创造就业等广泛问题上加强与厄立特里亚政府的技术合作。不过，为了有效开展这类合作，厄立特里亚当局必须取消目前对国际伙伴的准入和行动限制，创造有利于他们在该国开展业务的环境。

六. 厄立特里亚移民和难民的状况

A. 流徙中的移民和难民

69. 2019 年，70 000 多名新的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和阿法尔州避难。据估计，去年离开厄立特里亚的实际人数要高得多，因为很多人继续前往埃塞俄比亚境内或境外各地，而没有向埃塞俄比亚边境或移民主管部门登记。²⁹ 2019 年下半年，各种消息来源报告称，平均每天有 200 至 300 人越境进入埃塞俄比亚，2020 年头几个月报告的数字也大致如此。在埃塞俄比亚避难的人包括被征召服国民役/兵役者以及寻求家庭团聚的妇女和儿童。截至 2019 年 12 月，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北部地区的新抵达者中约有 27% 是孤身和离散儿童。³⁰ 新抵达者的涌入使 Endabaguna 接待中心以及 Barahle 和 Aysaita 营地的登记和接待条件变得非常紧张，并增加了其他营地对住所的需求，因为这些营地的现有服务不足以满足寻求庇护者的需要。2020 年 4 月底，埃塞俄比亚境内已登记的厄立特里亚难民人数超过 172 000 人。³¹

²⁹ 例如，2019 年，厄立特里亚人源源不断地从埃塞俄比亚前往乌干达。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一些个人的各种证词，他们报称向偷运者支付了 2 500 至 3 500 美元不等的款项，让偷运者沿着这条路线运送他们的亲属。

³⁰ 12 月，平均每天有 30 名孤身和离散儿童抵达提格雷。儿童约占该州难民人数的 44%。

³¹ 这一数字与 2019 年底相比大幅增加，当时埃塞俄比亚境内已登记的厄立特里亚难民人数约为 140 000 人。

7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之间的边境仍然关闭。那些试图离开厄立特里亚的人仍然需要出境签证，有些人求助于偷运移民网络或“护送人”，以便在不被边境安全部门发现的情况下越过边境。³²

71. 2019 年 2 月，埃塞俄比亚通过了一项新的难民公告，加强了难民的权利(A/HRC/41/53, 第 67 段)。然而，从 2020 年 1 月下旬开始，埃塞俄比亚当局开始限制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在该国进行庇护登记的条件。在编写本报告时，埃塞俄比亚当局正在对厄立特里亚人采用个人难民身份确定办法，而不是采用已经实行了十多年的初步难民身份整批确定办法。埃塞俄比亚当局还在最初的接待和登记过程中把各类弱势群体(包括厄立特里亚孤身和离散未成年人、寻求医疗护理的人以及寻求家庭团聚的人)剔除在外。对于符合国民役/兵役年龄的厄立特里亚人，确定难民身份的条件变得更加严格。因此，新抵达者无法进行庇护登记，也无法在难民营获得基本服务和住所。³³ 4 月，特别报告员获悉了一些个别事件，即 Endabaguna 接待中心和 Aysaita 难民营的边境和移民事务工作人员将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拒之门外，在某些情况下还叫他们返回厄立特里亚。同样在 4 月，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以及阿法尔州 Aysaita 营地和 Barahle 营地周围地区，有数百名最近抵达的厄立特里亚人因无法在营地登记而得不到住所，只得依靠当地人的施舍为生。特别报告员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的信中敦促埃塞俄比亚当局承认并保障厄立特里亚人获得庇护的权利。她还敦促埃塞俄比亚当局按照国际标准，就其庇护程序制定明确准则。她强调，在边境拒绝庇护申请和登记，可构成驱回难民行为。

72. 2020 年 3 月，埃塞俄比亚当局宣布关闭提格雷州的 Hitsats 难民营。这个营地收容了 26 000 多名厄立特里亚难民，其中包括大约 1 600 名儿童。在编写本报告时，由于 COVID-19 大流行，难民和回返者事务管理局已暂时搁置已宣布的关闭 Hitsats 营地的工作，关闭的时间表尚不清楚。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由于缺乏基础设施和服务，目前安置在 Hitsats 的人可能无法搬迁到其他营地。特别报告员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的信中敦促埃塞俄比亚当局让难民社区参与决策，只在自愿基础上重新安置难民，在 COVID-19 危机得到解决之前，不要从任何营地重新安置任何难民。

73. 2020 年 4 月，难民和回返者事务管理局在决定暂时关闭所有陆地边境以遏制 COVID-19 蔓延后，还暂停了对寻求庇护者的登记和边境筛查。到 4 月初，有 400 多名新抵达的厄立特里亚人在 Endabaguna 接待中心接受为期 14 天的检疫。

74. 截至 2020 年 2 月底，苏丹收容了 122 000 多名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其中大多数人居住在苏丹东部卡萨拉州和加达里夫州的营地。³⁴ 2019 年底，新抵达这些营地的大多数人来自厄立特里亚，预计这一趋势将在 2020 年继续。

³² 最近离开厄立特里亚的一些人报告说，他们利用了偷运者提供的服务，另一些人报告说，他们是自己步行到埃塞俄比亚边境的。

³³ 收到的资料表明，一些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选择前往苏丹，或向南前往肯尼亚和乌干达。

³⁴ 还有大量厄立特里亚人在喀土穆及周围地区定居。

这些难民中有大量孤身和离散儿童，但是有些儿童选择继续前进，到其他地方寻找谋生机会。

75. 特别报告员指出，在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其他国家过境的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往往被迫依赖移民偷运网络，因而面临暴力和剥削风险。特别是，沿着这些路线行进的孤身和离散儿童面临独特的保护风险，包括受到虐待、性剥削及其他形式性别暴力、沦为童工、遭到绑架和人口贩运等风险。

76. 2019年6月，厄立特里亚当局关闭马萨瓦附近的 Umkulu 难民营后，大约 1 300 名索马里难民抵达埃塞俄比亚。Umkulu 是厄立特里亚境内唯一的难民营，收容了大约 2 100 名索马里难民，其中大多数现已离开。

77. 特别报告员对身陷利比亚持续冲突的厄立特里亚移民和难民的状况深表关切。据报告，有数千名厄立特里亚移民和难民生活在利比亚的城市地区，尽管实际人数估计要高得多。许多人被置于条件恶劣的仓库和拘留中心。³⁵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令人痛心的报告，称有厄立特里亚人在利比亚被贩运者和武装分子绑架，遭受酷刑和虐待，并被卖给其他团体。特别报告员指出，妇女、女童和男童在关押期间尤其容易遭到武装分子实施的强奸、性奴役和其他形式性别暴力。对利比亚境内厄立特里亚移民和难民勒索赎金的活动继续通过涉及多个国家的庞大汇款系统进行。在某些情况下，生活在海外的家庭成员虽然多次支付赎金，但仍无法使其亲属获释。

78. 在利比亚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于 2020 年 1 月 30 日暂停了在黎波里收容移民和难民的集结与离境设施的业务工作，开始把数十名难民转移到更安全的设施。2019 年 9 月，卢旺达政府、难民署和非洲联盟签署谅解备忘录，在自愿基础上把难民从利比亚撤离到卢旺达。

79. 自 2018 年以来，人道主义自愿遣返工作为厄立特里亚移民和难民从利比亚返回厄立特里亚提供了便利。特别报告员收到资料称，2019 年从利比亚遣返的一些人后来因担心遭到厄立特里亚当局的报复而逃离厄立特里亚。她正在追查关于当局对几名从利比亚遣返的人实施惩罚的指控。

B. 适用于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的庇护政策

80. 大量厄立特里亚人继续在欧洲寻求庇护。在 2018 年第四季度至 2019 年第四季度期间，有 12 225 名厄立特里亚人首次在欧洲联盟寻求庇护。³⁶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19 年第四季度，收到庇护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德国，其次是法国、

³⁵ 例如，2019 年底，的黎波里西南的 Dahr-el-Jebel 拘留中心关押了大约 500 人，其中大多数来自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2019 年，一些住有移民和难民的拘留中心遭到空袭和炮击。例如见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和人权高专办，“2019 年 7 月 2 日，包括塔朱拉拘留中心在内的达曼建筑群遭到空袭”。

³⁶ 欧盟统计局，统计数据说明，表 1：按公民身份列示的欧盟 27 国境内首次申请庇护者人数。可查阅欧盟统计局网页(<https://ec.europa.eu/eurostat/home?>)。

比利时、瑞典和丹麦。³⁷ 2019 年，自称孤身的未成年人占厄立特里亚申请庇护者的 8%。³⁸ 欧洲联盟对厄立特里亚人难民身份和辅助保护的承认率约为 81%。³⁹

81. 在前几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记录了若干国家对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的保护政策的变化情况(A/HRC/41/53, 第 73 至 74 段)。适用于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的庇护条例收紧，仍然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

82. 自 2016 年以来，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改变了对厄立特里亚庇护申请的决策做法，致使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往往只能获得辅助保护，而不是难民身份。⁴⁰ 德国的一些法院已经采取这种做法。例如，2019 年 7 月，黑森州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非法离开厄立特里亚或者擅离或逃避国民役/兵役的行为本身不是获得庇护的充分理由。⁴¹

83. 在瑞士，厄立特里亚是 2019 年寻求庇护者的最大来源国。⁴² 自 2017 年以来，瑞士移民主管部门在评估向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提供的保护时，采用了更严格的准许入境标准(A/HRC/41/53, 第 74 段)。根据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的官方统计数字，2019 年，对厄立特里亚人庇护申请的总承认率是 67.8%，⁴³ 总共取消了 673 名厄立特里亚人的临时入境许可。⁴⁴ 根据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的数据，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在 2018 年和 2019 年进行的评估过程中，审查了大约 3 000 个案件，有 82 份临时入境许可被吊销。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虽然持有被吊销临时许可的人可获得紧急援助，但他们不再有机会受教育和从事工作，谋生手段有限。她还对大量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的不确定处境表示关切，这些人在瑞士未能获得庇护后，曾试图在其他欧洲国家寻求庇护，但现在又被送回瑞士。⁴⁵ 此外，特别报告员注意到，2019 年，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报告了 56 起厄立特里

³⁷ 欧盟统计局，统计数据说明，表 4：按目的地国列示的第四季度欧盟 27 国境内首次申请庇护者的 30 个主要公民身份国。可查阅欧盟统计局网页(<https://ec.europa.eu/eurostat/home?>)。

³⁸ 自称孤身的未成年人是指声称自己未满 18 周岁的庇护申请人。这些数字是对寻求庇护的单身未成年人实际所占比例的保守估计。见欧洲庇护支助办事处，“2019 年欧盟庇护趋势”，第 3 页和尾注 4。可查阅：www.easo.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aso-eu-2019-asylum-trends.pdf。

³⁹ 根据作出庇护决定的国家不同，承认率从 71% 到 86% 不等。同上，第 1 和 5 页。

⁴⁰ 见 www.asyl.net/view/detail/News/rechtsprechung-suebersicht-welcher-schutzstatus-ist-bei-entziehung-vom-nationaldienst-in-eritrea-zu-g/(德文)。

⁴¹ 10 A 797/18.A 号案件，判决书，2019 年 7 月 30 日。可查阅：www.rv.hessenrecht.hessen.de/bshe/document/LARE190035777(德文)。

⁴² 瑞士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庇护统计数据，(2020 年 1 月 31 日)”，第 4 页。可查阅：www.sem.admin.ch/dam/data/sem/publiservice/statistik/asylstatistik/2019/stat-jahr-2019-kommentar-f.pdf。

⁴³ 同上，第 18 页。对保护的承认率为 85.1%。

⁴⁴ 同上，第 19 页。

⁴⁵ 正在根据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 2013 年 6 月 26 日第 604/2013 号条例(《都柏林第三规则》)处理这些送回案件，该条例规定根据何种标准和机制来确定应由哪一成员国负责审查第三国国民或无国籍人在其中一个成员国提出的国际保护申请。见瑞士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表 7-50：Dublin: requêtes, règlements et transferts par nation du 1.1.2019 au 31.12.2019(CH-Nati tab)。可查阅：www.sem.admin.ch/dam/data/sem/publiservice/statistik/asylstatistik/2019/12/7-50-Mouv-Dublin-a-f-2019-12.xlsx。

亚人自愿返回厄立特里亚的案件。⁴⁶ 特别报告员表示关切的是，这些自愿回返可能会使个人面临风险，因为他们的返回条件无法得到充分监测。

84. 最后，特别报告员强调，各国在庇护程序中，包括在适用《都柏林第三规则》时，必须考虑到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的恢复需要。⁴⁷ 许多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在厄立特里亚境内和前往欧洲途中经历了创伤事件，那些从利比亚过境的人尤其如此。虽然欧洲联盟庇护条例承认满足寻求庇护者精神保健需要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这些需要往往无人发现，也得不到处理。如果不考虑到儿童以及酷刑、性暴力和人口贩运行为受害者等弱势寻求庇护者的恢复需要，可能会影响他们以一致方式提出诉求的能力。这种情况还可能使寻求庇护者受到不可挽回的伤害。近年来，创伤得不到解决和担心被驱逐出境是导致欧洲各国境内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自杀的原因之一。

七. 结论和建议

85. 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达成和平协定距今已有两年时间，但厄立特里亚人民尚未获得和平红利。虽然厄立特里亚正在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和区域事务，但厄立特里亚当局尚未在该国实施亟需的人权改革和开放公民空间。区域动态的变化未能转化为厄立特里亚人权领域内的具体和可持续进展。

86. 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重点指出了具体关切领域，并提供了不断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实例。基于上述调查结果，并以国际标准、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对厄立特里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义务为指导，特别报告员针对各项基准向厄立特里亚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87. 关于基准 1，特别报告员建议政府：

- (a) 释放政治犯、良心犯以及被非法和任意拘留的人；
- (b) 确保所有被剥夺自由者仅被羁押在官方拘留场所，确保为其提供各项法律保障，包括联络律师、获得保健、家人探视以及迅速对其拘留进行司法审查；
- (c) 启动各方参与的宪法起草进程，重建国民议会，确保把人权纳入国内法律制度的主流；
- (d) 改革监狱系统，为民主警务和执法奠定可持续基础，包括向警察和司法机构提供人权培训；
- (e) 寻求技术援助，落实在普遍定期审议中接受的各项有关国家司法与法治改革的建议；

⁴⁶ 瑞士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表 7-30：Processus asile et soutien au retour asile: entrées et sorties par nation du 1.1.2019 au 31.12.2019(CH-Nati tab)。可查阅：
www.sem.admin.ch/dam/data/sem/publiservice/statistik/asylstatistik/2019/12/7-30-Mouv-sejour-Asile-a-f-2019-12.xlsx。

⁴⁷ 例如见禁止酷刑委员会，A.N.诉瑞士(CAT/C/64/D/742/2016)，第 8.7 至 8.8 段。

(f) 设立符合《巴黎原则》的独立国家人权机构，监测和报告普遍定期审议中各项建议的落实情况，保护和促进人权。

88. 关于基准 2，特别报告员建议政府：

(a) 停止强行围捕年轻人入伍；

(b) 把高中教育与征兵分开，允许学生自行选择教育机构，包括高中最后一年的教育机构，并通过技术援助，提高国民役/兵役范围之外的教师能力；

(c) 建立独立机制，监测、调查和防止对应征士兵特别是应征女兵的虐待行为；

(d) 制定全面行动计划，预防和打击强迫劳动和经济剥削，特别是对儿童的强迫劳动和经济剥削；

(e) 制定多年期计划，逐步遣散应征入伍者，促进创造就业，实行公平的工作条件。

89. 关于基准 3，特别报告员建议政府：

(a) 改善对宗教和信仰社区的保护，释放良心犯和因信仰或信念被拘留的人，允许教会组织和慈善组织不受限制地开展活动；

(b) 采取具体措施，为独立人权维护者、记者和政治反对派成员创造安全和有利的环境，释放监狱中的记者和民间社会活动人士；

(c) 调查阿法尔社区成员被任意拘留和失踪的案件，释放被拘留者，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d) 制定少数民族经济融合与减贫政策。

90. 关于基准 4，特别报告员建议政府：

(a) 制定宪法和立法框架，处理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在厄立特里亚社会各个领域促进妇女权利；

(b) 批准《马普托议定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并根据这些国际文书的规定协调本国法律；

(c) 开展人口和健康普查，获得分类数据和基线信息，用于方案拟订和政策制定，以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

(d) 释放女政治犯和因信仰被监禁的妇女；

(e) 加紧努力，通过颁布适当立法、加强追责工作和采取保护受害者权利的适当政策，打击人口贩运和性剥削行为，特别是针对妇女和女童的人口贩运和性剥削行为；

(f) 确保迅速、彻底调查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g) 确保妇女全面、有效参与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并享有进入各级决策领导层的平等机会。

91. 关于基准 5，特别报告员建议政府：

(a) 取消对国际机构在该国的行动和准入限制；

(b) 向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以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成员发出进行国家访问的长期邀请；

(c) 就政府确定的主要优先领域以及落实在普遍定期审议中接受的各项建议，与人权高专办共同制定多年期技术合作计划。

92. 特别报告员鼓励厄立特里亚政府在落实这些建议的过程中寻求国际伙伴的技术援助。厄立特里亚如能采取具体措施落实建议，将表明其在已确定的基准方面取得进展的决心。

93. 特别报告员将继续监测在上述基准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将在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以口头形式介绍这些问题的最新情况。
